



● 叶锦编

艾青诞辰
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团结出版社

艾青诞辰 100 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叶 锦 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叶锦编. --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26-0403-2

I. ①艾… II. ①叶… III. ①艾青(1910~1996)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4161 号

书 名: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者:叶 锦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68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441 千字

印 张:22.75

印 数:800 册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6-0403-2

定价:80.00 元



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主席台。

许苗摄



纪念艾青诞辰 100 周年“家乡的怀念”诗歌朗诵会节目之一《大堰河——我的保姆》。

许苗摄



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会场场景一。

许苗摄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四平在宣读论文。



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会场场景二。

许苗摄



研讨会自由发言会场场景。

宇翔摄



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马丽(女)在发言。宇翔摄



研讨会闭幕式上叶锦(右一)代表组委会作会议小结。

宇翔摄



艾青研究老前辈、中国第一本艾青研究专著《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的作者晓雪(左)和《艾青年谱长编》的作者叶锦合影。
宇翔摄



会议代表在艾青故居前合影。

许苗摄

目 录

艾青总体论

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

- 纪念艾青百年诞辰 晓 雪(1)
- 横看成岭侧成峰 金坚范(5)
- 艾青论 叶 櫓(8)
- 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李 怡(29)
- 艾青:传统的叛逆者与精神乌托邦诗人 黄科安(37)
- 艾青诗歌的土地、个人与民族国家之同一性 段从学(51)
- 论艾青诗歌创作及其诗学观念的复杂性 张继红(66)
- 艾青的贡献 郭小聪(72)

艾青诗歌理论研究

中国现代诗歌美学的奇峰

- 论艾青的《诗论》 张永健(77)
- 艾青诗论:致力于新诗美学体系的建立 游友基(93)
- 新诗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纠结
- 艾青诗论的“激进主义”简论 杨四平(104)
- 作为艾青文体论核心概念的“诗的散文美” 陈增福(109)
- 新诗诗论的美学经典
- 重读艾青的《诗论》 胡 健(116)
- 艾青诗论与创作的超越影响及马太效应 张有根 翟大炳(122)
- 艾青诗论与创作实践的核心——散文美 雷丽平(131)
- 诗美何以突围——艾青诗歌散文美理论探索 索晓海(136)

大家风范:艾青评《画梦录》的启示	张有根 翟大炳(141)
试论艾青对新诗创作论的贡献	章亚昕(147)

艾青诗歌发展论

永远在广阔与渺茫中旅行	
——论艾青早期诗作的现代性特征	左怀建(154)
艾青:在时代要求与个性追求的矛盾中艰难行进	
——五十年代初期艾青诗歌创作论略	石兴泽(161)
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	吴思敬(169)

艾青专题研究

论艾青新诗的艺术风格及情感方式	张建宏(175)
论艾青笔下的母亲形象	汪亚明(181)
艾青诗歌新论	马 丽(189)
艾青诗歌里的时间问题初探	王 勇(198)
艾青怀乡诗研究——献给乡村的诗	周国良(206)
新诗与新诗人的时代焦虑	
——从艾青的《时代》谈起	袁继锋(224)
艾青诗歌与“后印象派”绘画的色彩美学	马海娟(231)
中国新诗的两重走向	
——艾青臧克家比较论	常文昌 王卫英(236)

艾青作品分析

诗人艾青的身份证:《我爱这土地》	李铁秀(243)
------------------------	----------

艾青诗歌多元价值观的再认定

- 又一次靠近《他死在第二次》 钱晓宇(250)
- 浅析《大堰河——我的保姆》情感意蕴的色彩外现 李金荣(255)

艾青史料研究

- 艾青佚诗及发现过程述忆 孙玉石(259)
- 艾青诗文拾零 解志熙(266)
- 艾青诗集叙录 刘福春(275)
- 《艾青全集》集外佚诗佚文 143 首(篇)略述 叶 锦(281)
- 还艾青一个清白
- 关于龚明德考证“艾青的一封信”的辨正 叶 锦(318)
- 中国评论诗人艾青第一人——孙作云 叶 锦(331)
- 沪上记忆
- 1933 年李又然的散文和艾青的诗 李兰颂(334)

附 录

- 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钱晓宇(350)
- 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名单 (354)
- 艾青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安排 (356)
- 编者随笔 叶 锦(357)

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

——纪念艾青百年诞辰

晓 雪

今年3月27日,是艾青百年诞辰。

艾青(1910-1996)八十六年的人生轨迹和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为我们留下了包括二十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三十多种著作在内的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是创作时间最长、艺术成就最大、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大家知道,艾青早年赴法国学画,回国后因参加左翼美术联盟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以后,他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他“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虑,共生死”,深深感受到:“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从而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北方》、《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刻感人的不朽诗篇,树起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现实主义高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他还写了《礁石》、《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歌精品。蒙冤二十二年复出之后,他又在古稀之年,奇迹般地焕发青春,写出了《鱼化石》、《虎斑贝》、《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心灵震撼、独放异彩、光芒四射的杰出诗篇。我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诗群星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大诗人:“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杰出诗人郭沫若;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诗歌巨匠戴望舒和现实主义的诗坛泰斗艾青。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在“五四”时期,戴望舒的杰出创作也只限于新诗史的第一个三十年,他四十五岁就过早地去世了。只有艾青不懈追求,不断创造,光彩照人的艺术青春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三个三十年。他的一

晓雪:原名杨文翰,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论艾青的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现代作家论。

生经历了监狱、战争和二十二年右派在北大荒、戈壁滩狂风、暴雪、酷热、奇寒中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如此充分强烈、如此深沉有力、如此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因此,我们说,艾青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伟大代表和诗学大师,是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

艾青吮吸农民保姆“大堰河”的乳汁长大,从小感染了“农民的忧郁”。他的艺术生命深深植根于祖国的大地。他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和时代的悲剧感受、理解和揭示得很深。他“流着温热的眼泪,哭泣我们的世纪。”“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但他坚信自己的祖国、自己深爱着的人民、这“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将“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他总是在压迫下歌颂反抗,在苦难中歌颂斗争,在黑暗里歌颂光明。在抗日战争前夜的“密云期”,他“在过深的怨愤里”渴望民族精神的奋起,发出了“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热烈呼唤;当抗战爆发,他就“拂去往日的忧郁”激情地歌唱“复活的土地”;他高举“火把”,奔“向太阳”发出“黎明的通知”,在一片欢呼声中,“伸张着两臂”迎来了人民的胜利。蒙冤归来之后,他在痛斥“正义被绑着示众,真理被蒙上眼睛”的十年浩劫的同时,仍动情的歌唱重新到来的《迷人的春天》和《光的赞歌》。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看到了时代的惊涛骇浪、苦乐悲欢,感到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了一种深切的激励鼓舞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他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积极昂扬、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他在一系列优秀诗章中抒发的是那种融合了历史、现实、未来;融合了审美经验、审美感受、审美理想,因而既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召,又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伟大时代的诗情。他的诗,是“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能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讴歌光明,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对象征着科学和真理,象征着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前进方向的光明的歌颂。

艾青在坚持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共脉搏的同时,始终很重视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始终很重视诗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他说过:“我所爱的诗,是最具有个性的诗,用各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构思方式所写的诗。”他强调,诗人在写作时,一定要经常想到:“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一定要有“我自己”,他的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首先表现为他的崇高人格、广阔胸襟、高尚情操和他对祖国人民、对人类世界的深厚热烈的爱。他始终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必须“交付出最

真挚的爱”，必须永远保持“感情的真挚”，强调“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他真挚浑厚，博大仁爱，坚强执着，刚毅崇高的人格特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在精神气质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出奔放而凝重、活泼而机智、幽默而庄严的特点。在诗歌风格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为明朗而含蓄、单纯而丰富、自然质朴而厚重深沉。艾青是最讨厌矫揉造作的热情、故弄玄虚的深奥和空洞无物、堆砌辞藻的“华丽”。他认为：“高尚的意志和纯洁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与雕琢的词句，更深刻而长久地令人感动。”他立志“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朴、透明、真挚、坦率、炽热而冷静的赤子之心。心灵的微笑，会使他“眼里常含泪水”。他那浑厚的嘴唇从不会说假话。他那明亮的充满智慧的眼睛从不会掩饰感情，对一切真、善、美，它会流露出由衷的欣喜和无限的爱，对一切假、恶、丑，它会立即喷射出愤怒和仇恨。纷繁、复杂、充满矛盾和千变万化的生活画面，透过他赤子之心的折射镜，有时会变得异样的单纯和清澈。他是那样地善于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寓丰富于单纯之中：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
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象刀砍过一样/但它仍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
海洋……”

这首1954年创作的名叫《礁石》的诗，就这么八行，朴朴素素，自自然然，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甚至也不押韵，却是如此的明快、美妙而又耐人寻味。它正是诗人“心灵的活的雕塑”。它可以看作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但难道不也正是我们历经沧桑，饱受磨难而依然在风浪中屹立微笑的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吗？艾青的伟大而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通过“他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创作来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

作为“大堰河”的儿子，艾青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精美的古典诗词是喜爱的。但留学法国“物质上贫苦，精神上自由”的三年间，他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西方另种新奇绚烂、五光十色的艺术海洋里。马奈、莫奈、塞尚、德加、凡·高、毕加索、雷诺阿等等的绘画，和阿波里内尔、兰波、波德莱尔、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也夫斯基、叶赛宁、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桑德堡、阿拉贡、凡尔哈仑、惠特曼等等诗人作家的作品，他们反映现实、表现心灵时那种极富个性的艺术构思和独特手法，都曾给他很深的影响。他非常欣赏阿波里内尔的名句：“当年我

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他就是吹着“芦笛”从欧罗巴回到祖国,“带着凡尔哈仑的诗进国民党监狱、登上诗坛的。”然而作为中国诗人,他又自觉地认识到:“中国诗人写的诗,要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主要也还是由内容决定的,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创作中艾青既坚持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各种艺术流派的手法技巧,既非常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强调诗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蕴,又十分重视诗的艺术美和形式美,重视诗的语言的纯粹的精美。而不论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为了新的创造,为了通过自己的艺术创新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从艾青各个时期不同主题题材、不同诗体样式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艾青是最重视诗的内容又善于不断创作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最重视继承祖国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又善于不断开拓创新,最重视“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好诗(包括民歌)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又善于永不疲倦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的杰出诗人。

艾青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大家公认的卓越成就,在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研究方面也有至今没有人超过的重要建树。他七十多年前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的《诗论》和《诗人论》,以及后来一系列评诗论诗的文章,充满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类拔萃的巨大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几代诗人,在中国诗坛上有口皆碑,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也具有广泛影响。早在 1954 年,艾青才 44 岁的时代,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就把他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美国文学评论家罗伯特·C·费兰德,把艾青、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日本学者稻田孝在认真研究了艾青的诗和诗论之后说:“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1985 年 3 月 12 日,法国总统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授奖辞称:“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艾青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十四年。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诗坛泰斗和诗学大师,他的艺术创造及其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当然不只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诗人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在他的《诗论》中说过:“在新的社会里,创造的道路将被无限地发扬。”“人类的历史,延续在不断的创造里。人类的文化,因不断的创造而辉煌。”今天我们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不是要简单的模仿他、重复他,而是要学习他,学习他的宝贵遗产和创新智慧,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丰富经验,像他那样“不断的创造”,为我们的时代、为祖国和人类,创造中国诗歌的新的辉煌。

2010 年 1 月 12 日,昆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

金坚范

艾青老百岁华诞,大家聚会纪念,太重要了。这是历史赠予我们的契机,向这位伟大诗人致以敬意,并反思当下。

“文变染乎世情。”任何历史,都是当下的历史。我思故我在。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思想之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必定有现实的投影或折射。因而,对已故名人的敬仰、尊重和怀念都是从当下出发的,必定有自己自觉或不自觉的针对现实的反思;或隐或显的褒贬之中,必定有借古喻今的成分。怀念故人,是生者的精神寄托,所以也是对生者自身的尊重,同时也是教育公众、影响后人的需要,因而也是一个群体、民族以至人类的需求。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反思当下,肯定会有新意,有新的发现,有更上一层楼的识见,这才是与时俱进,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充满活力的标示,否则就是思想僵化、停滞不前了。对杰出人物的纪念,表示敬意,这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不然的话,我们会愧对祖先,愧对子孙后代。所以,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文章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对于艾老,其诗歌作品是一座山峰,而其《诗论》是可以与之比肩的另一座山峰,还有其他可圈可点的地方,例如其非同常人的幽默秉性。此外,常言道相由心生。艺术作品审美过程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过程。“情人眼里出西施”,“有一千个演员,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等大家习以为常的说法便道出这一屡试不爽的真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马来西亚来工程部副部长郭洙镇先生出差来京,约我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苑饭店他的房间里,我俩一杯清茶,漫谈式地交流。谈到艾青时,他竟大段大段背起了艾青的长诗《黑鳗》,这使我无地自容,因我自己根本背不出来,而且我也注意到,国内诗评家对此诗也鲜有关注。所以,我想起了苏东坡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此来描绘艾老是恰当合适的。

对于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我们还可以引伸一下。结合艾老的艺术成就,也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和反思当下。例如,当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艾青的生存

的时代因缘和地域背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艺术上的成就,等等。

这是我的感受,但由于自己不是诗歌研究家,不是学者,只是曾在一个在文学边缘上讨口饭吃的人,根本无力多侧面地深度论述这样一位大诗人。所以我只想谈两点最深的感受。

1991 年在北京召开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著名诗人兼翻译家冯至先生在开幕式讲话中盛赞“艾青同志歌颂光明,诅咒黑暗,开一代诗风”。前半句是说艾青诗歌的内容,后半句则说艾青对新诗的贡献。对于艾青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美籍华人许瑾女士。1985 年,公安部邀请时任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的莫虎博士来访,莫虎先生的母亲许瑾女士也随同来访。许瑾女士向公安部接待人员提出要见艾青先生。许瑾女士一见到艾青,便激动地说,抗日战争期间她任《扫荡报》记者,那时艾青每发表一首诗,就会引起轰动。由于我对这一段历史知之甚少,又十分好奇,便一有机会就向人请教。1986 年 1 月,我和著名诗人兼翻译家罗洛同志赴纽约出席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纽约,我便就许瑾女士的这句话,请教罗洛。罗洛同志说,他们年轻时不知道怎么写诗,读了艾青的诗,才知道诗还可以这样写。后来,我又读到著名诗人兼翻译家绿原对艾青历史地位的描述。《白色花》是上世纪 40 年代活跃于诗坛的 20 位诗人的合集。绿原在其序言中写道:“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三十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本集的作者们”“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自由诗转向一个坚实的新高峰”。对此,著名诗评家谢冕教授认为言不尽意,便补充说:“事实上,受到艾青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批在自由诗的写作中成绩卓著的《白色花》的诗人们,而是自 30 年代以迄于今的整个中国诗坛。”艾青逝世之后,谢冕叹息道,“失去了艾青,中国诗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的重量!”大概在 1998 年,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两岸诗歌界座谈会上,谢冕教授又感叹地重复了不久前在武夷山召开的国际汉诗论坛上他的意见:艾青、穆旦逝世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诗人了。

艾青诗歌能取得杰出的成就,赢得那么多国内外读者,除了内容上歌颂光明、歌颂太阳之外,还在于他的多种艺术手段。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形象思维。

文艺作品以独特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撩拨欣赏者的心弦。而欣赏者也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感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艾青在《诗论》中对形象思维多有论述。例如,“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珍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说得真好呀!而他自己,不但在理论上重视,在诗作实践中,更是一位运用自如的高

手。诗作《鱼化石》以及“母鸡为什么下鸭蛋”等的比喻,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我自己对艾青形象思维的重视,则始于1984年1月的一次聚会。中国笔会中心在北京新侨饭店聚会,庆贺路易·艾黎86岁寿辰。一些著名诗人纷纷登台,各自朗诵专门创作的给艾黎的贺诗。他们朗诵时的激情,手臂挥动的姿势,至今记忆犹新,但恕我直言,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唯独艾青的一句比喻,至今依然那么清晰:你是一头新西兰的牛,不倦地耕种黄河岸边的土地。这一比喻,富有泥土气息,那么朴实无华,那么贴切,那么生动。1992年,我参加著名诗人兼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希腊。一路上,我俩同住一室,无话不谈。一天晚上,在雅典的一家宾馆里,两人拥被而坐,天南地北地神聊。我借机向他请教了许瑾女士的那段话。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无题》之五十)。光凭这一首,艾青就是一个天才大诗人!可见,给徐迟印象最深的还是艾青的比喻。世纪老人文怀沙先生为高瑛《我和艾青》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艾青是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堪称形象思维第一流,我的言谈常常在他那里获得延伸。有一次在一起喝酒,我说我有火的性格,他马上形成诗歌:‘水的外形,火的性格’。我的言语是铁,经他一点就成金了。”

据艾青研究会叶锦会长统计,温家宝总理在5次讲话中引用了艾青的诗句。温总理所引用的诗句,不是“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便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所引的这两句,都是十分生动贴切的比喻,除了内容因素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抽象的感念,一经点石成金,已成为容易记得住或者说“可以把握得住的”“粒粒珍珠”了。

历史真的巧合,今年是庚寅虎年。古人有“绣虎对雕龙”之说。曹植七步成诗,号绣虎。绣,五彩斑斓也。锦心绣口,形容文思巧妙,词藻华丽。虎,说的是才气雄杰。雕龙,不言而喻,指的是我国古代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龙学”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了。虎年纪念艾老,也许是上苍祝愿我国诗坛会出现龙腾虎跃、华章锦绣的大好局面。